

史生荣 著

所 谓 国 人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史生荣著

所谓商人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史生荣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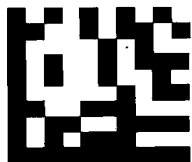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商人/史生荣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13-3282-4

I. 所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233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责任编辑 王维良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 数 365 千字

印 张 18.25 插 页 2

印 数 1—20 0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82-4

定 价 2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230023

院门大敞着，感觉是人来人往。杜丙雄刚迈进一条腿，一只藏獒嗷的一声猛跳起来，将杜丙雄吓得差点跌倒。狗被铁链拴着，看着被狗挣得铮铮作响的铁链，杜丙雄浑身都有点发麻。杜丙雄躲在大门外高声喊陆二禄。半天，陆二禄的老婆春枝从屋里探出身来，见是杜丙雄，将狗呵斥一声，然后招呼杜丙雄进屋。

狗安静地卧在了那里注视着杜丙雄。杜丙雄还是战战兢兢侧着身看着狗快步进了屋。见陆二禄慢腾腾地迎出来，杜丙雄阴了脸骂，有两个臭钱牛什么牛，看门也用不着养这么凶个狗爹，你以为咬死人不偿命呀，别说咬死，咬坏了你光赔医疗费都不行，还得赔精神损失。

陆二禄笑得很开心。养这么一条恶狗，还真值得他骄傲。陆二禄说，你们法院的人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开口闭口就是赔钱。其实你们法院门前站两个法警还不如拴一条狗，门前站个人谁怕？站条狗就不一样。

真他妈的也对，门口拴条恶狗，即便再大的领导来，狗也不买账，先让狗给你个下马威，杀杀你的威风，显显主子的气派。门口站个人就不行，穿戴不像领导的人进门要被反复盘问，开车进门就一言不敢发。杜丙雄心里突然不平衡起来：改革开放，真的是什么都变了，什么都乱了，像人的人倒活得不如人，像狗的人倒活得比人滋润。陆二禄什么东西，土农民一个，一下倒成了富人，咱堂堂的法庭副庭长，倒成了穷人，活得倒不如一个土农民。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，瞅准了机会，一定要狠狠捞他一把，不榨干他的油水，这副庭长算白当。杜丙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说，现在的人和狗谁能分得清，狗有了钱，也比人凶。

茶具很精致，杜丙雄拿起小巧的壶细看。陆二禄说，真正的黄山紫砂壶，泡了茶，隔夜不变味。

杜丙雄说，茶壶好坏我不认识，我只认得茶，好茶坏茶，隔老远就能闻出来。

我今天倒要你见识见识好茶。陆二禄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筒茶，说，真正的西湖龙井，五百多元一斤，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二两。

杜丙雄确实能尝出好茶坏茶。喝第一口，杜丙雄感觉到了浓浓的清香，再喝一口，心里却生起一股浓浓的自卑。抬头叹一声，然后环视屋子，感觉屋子装修得像宫殿又像舞厅，特别是屋顶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灯。更可笑的是在客厅的显要位置放了架钢琴。杜丙雄在心里骂一句。他想，一个皮毛贩子就富成了这样，那些大商贩官倒爷还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。

杜丙雄连吹带吸贪婪地喝一阵茶，才说，你的事我给你办得差不多了，为办这事，我整整跑了三天，花钱送礼不说，光求人下话，把腰都弯成了狗。

去年从外地发来一车牛皮，中间的却捂臭了，为此打扯皮官司，半年多了官司扯不清，却扯上了杜丙雄。杜丙雄是经济庭的副庭长，陆二禄既请杜丙雄吃喝又给杜丙雄送礼，好不容易才买出一纸判决。但判决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。当然是原告被告都不满意。不满意归不满意，但谁也不想再告；谁也没精力没心情再告，官司也只能就这么了结。那天杜丙雄打电话来，说他有个门路，能从银行贷出一大笔款来，问他要不要。他当然要。如果有一大笔钱，就可以到蒙古国进一批羊毛。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回事。陆二禄来了兴趣，给杜丙雄茶杯里续满水，说，如果能办成，我给你千分之二的佣金，不过要快，超过一个月，收毛季节就过了，那时我要钱也没处投资了。

杜丙雄着急了说，我的陆大老板，千分之二，你也太小气了，这可不像个大老板说出的话，倒像个小老板娘。

陆二禄真被杜丙雄敲诈怕了，他急了说，你是土匪呀？千分之二还嫌少，你算算，如果贷一千万，你就得两万。两万你还嫌少呀，顶你十年的工资。土匪抢劫，还得招兵买马，你不费一枪一弹就得两万，你还不知足呀。

扯淡，杜丙雄说，你以为贷款就像买草纸？给你贷钱就等于给你送钱，谁的钱白送人？为贷这款，我跑断腿磨破嘴不说，光请吃送礼，我搭进去了多少？打牌故意给人家输钱，又输进去了多少？你总不能让我亏了老本吧。

不管怎么说，陆二禄清楚，红了眼的杜丙雄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，肯定要使尽办法多榨他点油水。只能讨价还价见机行事了。陆二禄绷了脸说，你如果这样说，这款我就不贷了。你想想，贷款九点儿的利息不说，我还得给人家银行领导回扣。我做买卖，做成功了才能赚几个？你以为亏本的买卖我就干呀。如果你和行长说好，行长再不要回扣，那我就给你千分之五的佣金。

杜丙雄连连摆手，说，回扣你们怎么回就怎么回，我只要佣金。不过，二哥，这千分之二确实低了点，你知道，我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，也想买套房，最近手气又不好，打牌老输，都欠人家上万了，你还是发发善心，就算帮老第一

把，再多给一点。

陆二禄说，你别给我哭穷，你们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都快吃成肥猪了。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猪壮了就离挨刀卖肉不远了，可你愣是生死不怕。你欠债鬼才信，打牌谁敢赢你，就是阎王判官，也厉害不过你，谁赢了你的钱你就有办法让谁输官司。

杜丙雄嘿嘿笑，表示认可，也表示讨好。然后说，你把我说成啥人了，好歹咱也是国家干部，弄俩钱也就是为了穿衣吃饭过日子，最多也就是存几个养老钱，哪里能像你们，无法无天，吃喝嫖赌坑蒙拐骗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不让一点步当然是不行的。陆二禄说，也好，看在咱们哥们儿份上，千分之三可以了吧。不过，上次官司的事，我实在是不服，那一车烂牛皮，就让我亏了十几万，你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重新补救一下。

杜丙雄说案子早结了，也过了上诉期，没办法了。然后又叹口气说，老兄，你不懂，我们这碗饭也实在不是人吃的。打官司的人哪个都不是善茬儿，哪个都有后台，到了法院，就像两只狗当着主人的面打架，都想让主人给撑腰，可主人呢，又是人民的公仆，哪个都是人民，又不能明显地偏袒哪一个，怎么办，就只好一人给一脚，各打五十大板。

话题再转到贷款上，杜丙雄说，我已经和行长讲好了，具体事项他和你面谈，一会儿咱们就一起到他的办公室细说。

喝足了茶，两人打车来到市农行行长办公室。行长却临时有事出去了。两人只好坐了等。

行长室是个大套间，行长在里间办公，秘书在外间应酬。当女秘书端两个水杯来倒茶时，陆二禄的眼睛猛然一亮，然后不由得死死地盯在了女秘书的身上。

感觉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当然也从没被哪个女人如此震慑。两年前他见过一位人们都说漂亮的女歌星。女歌星确实浑然天成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都好像是艺术家精心的设计，不但找不出一点瑕疵，而且每一个部分都能让你赏心悦目。但遗憾的是歌星的气质不够，不但像麻雀一样不停地饶舌，还不时搔首弄姿挤眉弄眼，让人觉得有点轻浮下贱。相比之下，这位女秘书就截然不同，除了漂亮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气质高雅，高雅得像一尊不可亵渎的女神。陆二禄不由得站起了身。女秘书温柔地请他坐下，陆二禄才意识到有点失态，同时急忙收回发直的目光，不好意思了重新坐下。

给每人倒一杯水，女秘书坐回她的办公桌。陆二禄不由得再次将目光投到女秘书身上。

女秘书大概二十四五岁。陆二禄进一步发现，最让人动心的还是那双黑亮的眼睛。那双黑眼睛似乎是两潭深水，又好像是两颗黑宝石，清澈见底，又黑亮放

光。再配上长长的睫毛，一闪一闪，真的像可以说话。

陆二禄再强迫自己转移目光环视房屋。感觉这套办公室也与众不同一般。细看又没什么特别。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有个特别漂亮的女秘书，女秘书不但给办公室增添了色彩，也让办公室充满了高雅。

陆二禄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，觉得和人家比，自己还是土包子。在院子里拴只藏獒，威风是够威风，但怎么都像土财主；在办公室摆个漂亮女秘书，一声不响坐着，进门就能感觉到高雅文静不同一般。这让他突然有了一个感悟，感觉他现在缺少的，不是钱而是人，是那种能够拿得出能撑门面的人才。就像浙江的那个皮革商老林，六十出头的老汉带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秘书，任何人看一眼，就知道绝对是一个家财万贯实力不凡的大老板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一掷千金的实力，怎么能用得起如此的女子，如此的女子又怎么会跟如此的老头。有这样的女秘书，别说增加信誉度，做起生意来，谁还会怀疑这样的老板会没有钱。用林老板的话说，宝马轿车豪华办公楼算什么，这些都可以租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但你租一个漂亮女孩试试。女人无价，漂亮女人更是无价之宝，即使你有千万家产，也经不起一个漂亮女人折腾一年。周幽王怎么样？李隆基怎么样？一个褒姒，一个杨贵妃，两个小女子，就折腾掉了两个国家，所以，如果你没有一座金山银山，你就不要领一个漂亮女人。其实林老板的女秘书和这个比，还是逊色了很多。别说漂亮比不上，头脑也不行。如果这个秘书能到公司来工作，不仅能提升公司的对外形象，也能为公司出谋划策做些实事。现在整个公司都是亲兄弟管理，兄弟们能力不够不说，也显得公司像个家庭作坊草台班子。

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。女秘书还没接完，里间办公室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女秘书又急忙跑了进去接听。待女秘书接完电话出来，陆二禄说，你一个人管两部电话，跑着接真不方便。现在有种电话机，可以遥控，拿一个遥控器，就可以遥控几部电话，回头我给你买一个，以后你就不用跑腿了。

女秘书很优雅地微笑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
陆二禄一下有点心虚。究竟有没有这种电话，他也从没听说过。但他决定过后到处问问，如果有，就给她买一个。

女秘书确实浑身都透着高贵大方，浑身都透着文静典雅，浑身都透着聪明机智。特别是两条长腿，修长圆润，健美有力，当然也很性感。陆二禄鼓足勇气问姑娘贵姓，然后补充说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

女秘书微笑了说，我叫陈小玉，不是本市的，前年从财经大学毕业。

还是大学生，难怪如此高雅。陆二禄的心都有点酥软了，刚才心里的一点优越和轻薄也顿时无影无踪。本来要有很多话问，一下又觉得不大合适。但不问傻坐着，又不甘心。她是哪里人，家庭情况如何，结婚了没有。斟酌半天，他恭维

地说，感觉你好像是南方人，是天堂杭州？还是天府四川？

陈小玉微笑地盯着陆二禄，感觉不想回答，但还是说，你是问祖籍还是问我在哪里长大？如果问祖籍，据说是山西大槐树；如果问哪里长大，我从小就在西府县城生活。

西府县也属本市管辖，离市区不足百公里。陆二禄立即有了话题。他高兴地说，西府县我常去，你们的县长书记我都认识，我们还是好哥们儿，如果你有什么事，我给你们书记县长打声招呼，事情肯定能办成。

陈小玉仍然一脸微笑看着他，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
也许她不知道我是谁。陆二禄介绍说，我是昌盛贸易公司的陆二禄，你可能没听说过，今天认识一下。说完，陆二禄掏出一张名片恭敬地双手递上。

杜丙雄乘机对女秘书说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咱们市有名的大老板，民营企业，昌盛贸易公司的总经理陆二禄，人称陆百万。

陈小玉只点点头，然后认真看陆二禄一眼，仍然没说什么。

陆二禄估计，女秘书是知道昌盛贸易公司的，也有可能是知道陆二禄这个名字的。但从她的脸上，看不出恭敬，更看不出羡慕，这让陆二禄很有点失望和不甘。

陈小玉穿件粉色紧身羊毛衫。陆二禄一眼就认出是混纺的，羊毛含量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三十，而且也是改良半细毛，价钱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块钱。陆二禄说，现在漂亮姑娘都时兴穿羊绒衫，还把羊绒叫做软白金，这不仅是说羊绒值钱，也是说羊绒穿了舒服，特别是光身子贴身穿了，毛茸茸的特别柔软滑润。我们公司也做羊绒衫生意，你穿多大号的，喜欢什么颜色，回头我给你送一件来。

陈小玉笑了，然后说，谢谢你，我一个小办事员，什么事都不能为你办，你送我东西，就等于把钱白扔在大街上了。

拒绝是肯定的，哪个良家姑娘会随便要一个陌生男人的东西。但等于把钱白扔在大街上是什么意思？是送了也是白送还是我要了也不会答应你什么？陆二禄说，我也不一定要你办什么事，认识了，就是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我公司就做羊绒衫生意，不送你几件，也显得我小气。

陈小玉还是摇头。摇头当然表示拒绝。不爱钱的人他见过，但这么不为钱所动的女子，他还从没听说过。大演员大歌星够牛皮的吧，但也照样傍大款找富人。一个小小办事员竟然如此超脱，陆二禄浑身上下都不能甘心。

再次陷入呆坐的局面。看着陈小玉，陆二禄感觉陈小玉在不时地用余光看他，几次还压不住地想笑。他不知陈小玉心里怎么想，更猜不透她为什么想笑，也看不出是嘲笑他还是真的有什么地方让她好笑。但陆二禄的心里是高兴的，他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她偷偷注视你，至少是把你放在了眼里，而且还笑，至少表明她没一点不高兴。很快，陆二禄又有新的发现，他注意到她虽然在看文件，其实

半天没翻动一页。陆二禄勇气倍增。他咳一声，说，小陈，你在大学学没学俄语，我们经常到俄罗斯去做生意，不会俄语很不方便。

其实他只去过中俄边界，对俄罗斯那片土地，他花两块钱只用望远镜看了看。好在陈小玉还是很感兴趣，说，听说去俄罗斯那边做生意的人很多，钱也好赚，可惜我连英语都没学好，要不我给你当翻译，也出去赚点钱。

看来出国这个话题不错，不但能提高自己的身份，也让陈小玉产生了欲望。陆二禄兴奋地说，会英语也行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聘请你当副总经理兼翻译，专门出国，专门负责对外贸易。

陈小玉说，你别吓我，别说当副总经理，副总经理我见都没见过几个，再说，我连秘书工作都干不好，哪里能当得了经理。

听起来像谦虚，其实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她对经理没一点兴趣。是不相信还是真不想当？但如果真要当，他目前也没有能力去俄罗斯做生意。陆二禄也自找退路转移话题说，其实到国外做生意也不需要会多少外语，你知道边贸那边的人怎么和俄罗斯人做生意吗，他们只需要会用俄语说一二三四五就行了。俄语的五叫巴叽，比如要五块钱，就伸出一个巴掌叫一声巴叽；如果是十块钱，就把手翻两番，叫两声巴叽；如果是十五块钱，就把手翻三下，然后说巴叽、巴叽再巴叽。

这回陈小玉笑出了声，而且笑得浑身都动。陆二禄发现陈小玉笑起来更加迷人，感觉是发自心底的欢乐，却又那样优雅天真，即使笑得浑身都动，给人的感觉也是温柔典雅，一点都没有一般女孩子的疯癫娇傻。只是杜丙雄又来添乱，又挤眉弄眼劝陈小玉给陆二禄当秘书，但他的话又明显地充满了邪念，感觉就像一个老鸨皮条客。陈小玉很快不高兴了。陆二禄急忙责备杜丙雄开玩笑不分场合。杜丙雄在陆二禄腰上捣几下，也不再说什么。

行长终于回来了。行长叫胡世光，陆二禄感觉有点面熟，估计胡世光可能还在哪里任过职。试探着问，果然曾在县里当过革委会副主任。陆二禄一下想起来了。那年全县总动员修总灌渠，胡世光是中段工程总指挥，胳膊上戴个总指挥的红袖箍，手里提个大喇叭，整天沿渠动员鼓劲。陆二禄想提这段事，又想到那时自己还是个民工苦力，十六岁的他一天十几个小时挖土挑土，人都苦累成了傻子，听到休息的指令，就地跌倒死猪般睡过去。陆二禄不想提他农民的身份，便说在电视新闻里常见，然后称胡世光老领导，请老领导多多关照。

杜丙雄引荐的贷款，当然不是正常的贷款。来谈这种贷款，说穿了，也就是谈给多少回扣。这样的话又不能在办公室这样的场合谈。胡世光告诉完陆二禄贷款需要出具哪些手续，便不再说什么。陆二禄清楚，具体的一些事，还得到人家家里去谈，不去，贷款当然批不下来。陆二禄便很内行地不再谈贷款的事，而是将话题转到生活琐事上。胡乱闲扯一阵，陆二禄刚想起身告辞，包里的大哥大突

然响了。

其实刚才他就希望大哥大响，然后当着陈小玉的面很大款地接听电话，然后布置工作，如果是下面的人，再严肃地批评几句。但就是始终没响。陆二禄拿出大哥大接听，里面却传来弟媳彩玉带哭的声音。弟媳说公安局和工商局来了一帮人，还带了电视台的，查封了家里所有的羊毛，现在又要抓走老三，要他快点回来。

陆二禄一下浑身冰凉。但他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对胡行长笑笑，说公司里有点急事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然后急忙告辞出来。

陆二禄赶到家时，公安工商的人都不见了，剩在院子里的，都是哭哭啼啼的自家人。

买这块地盖房时，陆二禄就考虑到弟兄们住到一处方便，也有气势，便将房子盖成前后两院，每院两家，而且都是二层楼房。他和未成家的老四住在前院，让老大和老三住在后院。那批毛拉来掺沙子时，就卸在了老三的院子里，所以被抓走的也是老三。

一家人纷纷向陆二禄诉说事情的经过。

大约是十一点左右，突然警车响成一片，然后就有几十个人冲了进来，有警察，有工商人员，还有电视台两三个扛摄像机的。公安的进来就抓老三，工商局的则指指画画，引导电视台的拍摄掺了沙的羊毛和要往羊毛里掺的沙子、蜂蜜。就连雇来掺沙子的民工，也被带到一边，做了询问录了像。因为警车的响动太大，一条街的人都来看热闹。电视台的又拍摄采访了群众，不少人拍巴掌叫好，特别是斜对门老朱的老婆，主动跑出来揭发，说这个院子里掺沙子已经掺了几个月，整汽车的沙子往院子里拉，然后雇五六个民工往羊毛里掺。

感觉大家都在等他拿主意。陆二禄环视一遍院子。坐南朝北的四间库房都贴上了封条，连堆放在院子里的羊毛和沙子上都拉上了封条带，给人的感觉到处都是封条，到处都是盖在封条上的大红印章。

事情确实是严重了。最近兄弟几人全跟了他做皮毛生意，本来生意还顺，想不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但问题不仅仅是抓走了老三，更糟的还是这批毛被封存。前几天他跑了趟省城毛纺厂，将五万块钱装在提包里扔给原料科科长，和毛纺厂签订了提供一百吨毛的合同。毛是高价收来的，平均每吨达到了一万九，不掺沙子怎么能赚钱。昨天他还和原料科科长通了电话，说好了马上送五十吨过去，可现在被封，什么时候能解封，还真是个麻烦事。

更可怕的是羊毛有可能被没收。陆二禄阴了脸一声不响进了屋，大家也无声地跟了进来。

陆二禄问，警察是局里的还是派出所的。

大家都说不上来，都说是生面孔，从来没见过。

陆二禄猜测很可能是市公安局的。派出所有熟人，平时吃吃喝喝，有事怎么也该打个招呼。

陆二禄还是拿出大哥大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。所长说不知道有这回事。放了电话陆二禄骂，我猜就是市局这帮穷光蛋，这帮家伙真的是穷疯了，这回让人家抓在手里，不破费一大笔钱，肯定了结不掉。

为什么突然来查封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掺沙子的，是出了内奸还是有人故意作对。陆二禄的妻子春枝说，看刚才周围邻居们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肯定是哪个邻居告的。

陆二禄问老三的妻子彩玉最近得罪谁了没有。彩玉说，我们能得罪谁，我们谁也不惹，和周围邻居关系也挺好，前一阵子贩来一车苹果，我还让人给左邻右舍每家送了一篓子。

春枝说，这就对了，城里人不比咱们乡下的乡里乡亲，城里人哪个不是小心眼儿，你给他送东西，他吃了你的，还在心里嫉妒你，还在心里闹不平，觉得你是故意显摆故意摆阔故意瞧不起人。再说，他们城里人觉得他们本来应该比咱富，比咱强，结果咱倒比人家强了，你说人家能受得了？你知道城里人叫咱们什么，叫咱们暴发户，倒爷，二道贩子。

彩玉一脸委屈反击说，怎么又怨起我来了，那时候我就说你们家院子空，地方也大，可你们非要把毛拉到这里来掺。

行啦！陆二禄猛喊一声。喊完，陆二禄肚子里的火不由得往上翻滚：除了他，这个家谁又会主动操心负点责。掺沙子这样的事竟然搞得像拌麦种一样热闹，好像这是一件合法光彩的事情。这样闹腾，不出事才是怪事。当然，老婆说得也有道理。看看周围，都是平房土房，许多还破旧不堪摇摇欲坠，就在这些土屋里，说不定就住了科长局长。相比之下，他盖这处院落时，考虑到气势，还将前后两院连成了一座，还在外墙贴了瓷砖，还在屋顶铺了红瓦。这样一座宅院矗立在这里，鹤立鸡群，不招人嫉妒才见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老三就更显得没有脑子，让他负责掺沙子，他竟然大张旗鼓，不仅雇了汽车拉来沙子，还把成桶的蜂蜜摆到院子里。这样的大傻瓜蛋，还怎么能做生意成大气候。

陆二禄刚骂几句老三，彩玉却一下站了出来。这次被抓走的，只有她的丈夫，他们一家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得不到同情也罢，现在反而成了被埋怨的对象。彩玉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，生意是你们兄弟一起倒腾的，现在倒好，罪过都成了他一个人的了。把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也罢，他被抓了，你们是亲兄弟，不想着怎么救人，倒一起来埋怨他。

陆二禄厌恶地看彩玉一眼。这个女人，当年老三领回家里时，他就心里不舒

服。倒不是人长得有多难看，而是太伶俐太话多，看一眼就知道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陆二禄说，我们兄弟的事你瞎掺和什么。不救人我跑回来干什么来了。抓了人又能怎么样，用不了两天，怎么抓他就得给我怎么送回来。

大家都相信陆二禄会有办法，因为有许多比这更难的事，陆二禄都跑成了。

陆二禄坐下仔细想一遍，市局治安大队也有个熟人。那次在一位朋友家里一起玩麻将，那小子输光了向他借钱，考虑到是公安的，以后说不定有用，便随手掏出几张扔了过去。陆二禄记得这人姓赵，好像人们叫他赵科长，如果去找当然能找到。陆二禄说，马上给我准备点钱，我去市局看看。你们也不用怕，无非是破费几个罢了。

彩玉只拿出一千块。

陆二禄发火道，事情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把钱看得这么重。一千块能干个什么，你太小看人家了。送礼送不到位，比不送还要糟糕。陆二禄还想比喻说就像割下驴尿敬神，驴也疼死了，神也惹恼了，但一家老小都在，虽然恼怒，这话也说不出口。

彩玉问那么究竟要多少。陆二禄想说得一万，但考虑到会吓彩玉一跳，再说这钱也不能让彩玉一个人拿，便说，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剩余的我想办法。

彩玉恼着脸想半天，才不情愿地又拿出两千。

来到市局治安大队，很容易就找到了姓赵的。原来是个办公室副主任，叫赵得厚。陆二禄给赵得厚递一支中华烟，然后将整包扔到桌上，就在赵得厚对面坐了下来。

陆二禄突如其来的造访让赵得厚摸不着头脑。他小心地问有什么事。陆二禄笑了说，一点小事来求你，不用担心，对你来说举手之劳。

赵得厚不动声色，感觉是等待他说下去。陆二禄掏出防风打火机给赵得厚把烟点着，说，今天来，是有件事来求主任，主任你一定得给帮个忙，当然帮忙不会让主任白帮，需要破费多少，我保证加倍给你报销。

赵得厚小心提防了说，我知道你大老板有钱，但你大老板的事，肯定不是小事，肯定是违法乱纪的事。现在不比从前，现在上面喊了要整顿公安队伍，要严肃公安纪律，闹不好就要丢饭碗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，我看能不能给你帮点忙。

陆二禄感觉他要故意拿一把。他觉得自己也不能太低三下四，不然这小子就会狮子大张口。陆二禄说，丢饭碗你怕什么，你一个月挣百八十块，养条狗也得花这个数，真丢了饭碗，你就到我这儿来，我保证让你一个月挣的钱，是你一年的工资。

赵得厚笑了说，要不我现在就辞职到你那里当个副经理，怎么样？工资我也不多要，一个月一千就行了。

陆二禄说，你的心倒比我还狠，没问题，什么时候想来，说一声就行。

赵得厚认真地说，不和你开玩笑，我豁出去了，我也早想下海捞点鱼虾，就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。不逼不上梁山，我豁出去了，真要出了事，我就下海去。你说吧，什么事。

看来钱这东西，真的能使鬼来推磨。陆二禄详细说了封毛抓人的事。

赵得厚原以为是什么打架斗殴的刑事案，原来是个小小的掺沙子。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全国人民搞经济，搞经济当然不犯法，他早就心痒痒想插手个经济案子，还自己撞上门来了。赵得厚压住兴奋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吸溜几口气，说，事情还是有点不好办，现在明确规定内部的事不准外传，谁传了都要严肃查处，我顶风办事要担很大的风险，再说这事我一个人也办不到，我也得求别人，到时你谢不谢我都没关系，但欠别的兄弟的人情可得意思意思。

陆二禄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上，说，这是两千块，你请大家吃顿饭再玩一玩。

赵得厚机警地左右看看，然后一把拉开抽屉将信封抹进去。又觉得不保险，想想，打开另一个锁着的抽屉，将钱放入锁上。然后笑着说，我先去给你问问，把情况弄清，咱们再想办法。

时间不长赵得厚就返了回来。从赵得厚阴沉的脸上，陆二禄觉得事情可能不妙。果然，赵得厚说，麻烦大了，撞在枪口上了。然后坐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点一支烟，说，你们商人不看报不看新闻不懂政策，咱们先说国际。在国际上，中国的假货假到了变魔术做冥币哄死人的程度，比如用纸做的皮鞋，用塑料做的衣服，这些东西通过边贸贩到俄罗斯，搞得俄罗斯人人愤怒，游行示威抵制中国假货，闹得中国商品成了假货的代名词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。再说国内，什么都造假，农民把掺了假的棉花卖给供销社，供销社再掺上砖头瓦块打成包卖给棉纺厂，这些砖瓦害人不说，还害机器，把人家新新的进口机器给搞坏了。最损的就是羊毛里掺沙子，并且手段越来越恶劣。最早是盐水拌沙子，又发展到白糖拌沙子，现在更损，蜂蜜拌沙子。沙子粘上去，抖搂不掉不说，水洗也洗不掉，什么先进的化学清洗剂都不行。过去毛纺厂洗毛洗三遍就行，现在洗十遍都不行。这样一来，纺织厂家面临倒闭，工人闹事不断。这些问题党中央已经高度重视，提出严肃整顿经济秩序，为此一连发了几个红头文件，你刚好撞到枪口上了。

陆二禄禁不住有点微微发抖。他竭力想使自己镇静，但还是止不住浑身发冷。他知道赵得厚说的是实话，这两年作假确实做过了头。什么事情一过了头，一成了风，什么事情肯定就要成为关注的目标，肯定要成为打击的对象。一次次严打运动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回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大学教授，教授讲了许多新

鲜的观点。对当前经济的分析，教授认为全民经商极不正常，多种经济并存，多种价格并行，肯定有利投机，有利腐败，有利官商勾结，也就是当前群众说的官倒。教授预言，大乱必有大治。难道就要大治了吗？羊毛掺沙子也是跟人家学的，而且学到手时间不长，虽还没想到见好就收，但也应该引起警惕，小心谨慎才对，可自己却愚蠢到了大白天去掺沙子的地步。见赵得厚盯了看他，陆二禄重新振作精神，问，你说怎么办，有没有好的办法，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。

赵得厚连连摇头，然后神秘地说，我本来不能告诉你。刚才治安队的人说，这事主要是工商局的人干的，是他们请了市公安局配合，也请了市区两家电视台的记者，事后又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做了汇报，领导都发了话，要严惩，今晚的市电视台除了要播放查处的录像，市领导还要发表讲话，听说录像的带子还要送到省电视台，说不定中央电视台也要播。如果这样，事情就不可收拾了。

陆二禄真有点蒙了。

赵得厚怕陆二禄再提什么要求。他觉得还是躲开为好。早知事情这么复杂，他就不会认这个陆二禄。赵得厚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嘴里噢一声，说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，然后便找包摸钥匙急忙要出门。

陆二禄知道赵得厚也害怕了，害怕再沾这烫手的火蛋。这更让陆二禄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别说赵得厚，市领导恐怕也不敢公开遮掩干涉。

陆二禄还没回到家，大哥大响了。是赵得厚打来的电话。赵得厚告诉陆二禄，别老跑公安局，要跑跑电视台，别小看了电视台，人家是无冕王，如果电视台把舆论造大了，谁也遮盖不了。然后再跑跑工商局，如果他们不饶到处告状叫喊，领导也不好不查处。

说得也对。这个赵得厚还算个男人。陆二禄有点感动。问电视台有没有认识的人。赵得厚说，嗨，哪有那么巧，需要谁就认识谁，你不是有钱吗，哪个不认得钱，没钱认识人也没用，都是中国人，谁不认识谁。你就直接找他们的台长，记住，台长叫王儒继。

事不宜迟，陆二禄没有回家，直接来到电视台。

说台长到宣传部开会去了，还打听到今晚就要播出掺沙子的新闻。陆二禄看看表。马上十二点了，得去堵住台长。陆二禄打一辆摩托车，直奔市委宣传部。

在会议室门口等到十二点半，会议才散。

王台长头发秃成了一圈，一下看不出实际年龄，估计有五十出头。陆二禄递上名片，王台长看一眼，一下警惕起来。陆二禄要请王台长吃饭，王台长摇头拒绝。陆二禄左右看看，走廊里人还很多。但旁边一间屋门开着，里面却没有人。陆二禄将王台长拉进屋，将门关死，再掏出一个装有两千块钱的信封，塞到王台

长怀里，说，最近发了点小财，久仰王台长的大名，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，还望给点面子收下。

王台长将钱塞回。陆二禄再推回去，王台长急了，说再推他就喊人了。乘陆二禄发愣，王台长夺门跑了出去。

陆二禄再不追赶。他清楚，这样的人，再纠缠下去也没用。

回到家，一家人都在等他的消息。

一路只顾着急，还没顾得想怎么向家人说这件事。在大家目光的注视下，陆二禄无声地坐在沙发上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浑身无力。他说，给我倒杯水来。

喝两口水，陆二禄还是拿不定主意怎么说。如果实说，无疑会让大家更担惊，更害怕；但如果说得轻描淡写，老三一时又肯定弄不回来。陆二禄再喝几口水，叹一声，说，事情有点麻烦，现在国家正在打假，咱们撞在枪口上了。听说这件事惊动了市领导，市电视台也要播新闻。

在场的人还是愣在那里。大家都没认识到这么严重。母亲首先哭了，说她早就说过种田人没那么大的造化，还是在家种地安稳，都不听，结果还是把人赔进去了。

弟媳彩玉也跟着哭闹，而且是火上浇油，说老三肯定被关进了看守所，然后就讲她们一个同学的故事。说她的一个同学把自行车放在百货商店门前不见了，就一脚把别人的车锁踢开，正要推走，就被人家抓住了。关到看守所，进屋就遭到同室犯人的一顿暴打，然后再把尿桶挂到脖子上，让跪了认老大。认完老大还不算，还要排座次。排座次要由拳击的胜负来决定，每打胜一个，座次上升一位。那可是真正的拳击，同学虽然身体强壮，但和三四个人打过来，就已经头破血流躺倒在地。

母亲哭得更凶。陆二禄厌恶地看眼彩玉，说，你别胡编乱造了，看守所又不是土匪窝，照你这么说，进了看守所的人早就死完了。

彩玉高了声争辩，说这个同学就和她们家住一条街，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，去年同学聚会，亲口对她说的。彩玉还嫌不够，又说看守所打人，是从古到今的老规矩。林冲被发配到监狱，进门还要挨一百杀威棒，不打谁肯出钱保命。然后说靠山吃山，看守所的人每月那点可怜的工资，生活过得那么富裕，不吃犯人吃什么。

彩玉的父母都是农机修造厂的职工，彩玉高中毕业两次没考取大学，只好租一个摊位卖衣服，和老三的摊位面对面，时间不长两人就好在了一起。老三娶个城里姑娘，以为占了多大的便宜，其实是自找罪受。彩玉本事不大，却有一身小市民的习气，斤斤计较，又看不起乡下人，到现在还保留了这习气，连老三也不当回事，整天指手画脚唧唧喳喳。家家有规矩，没个规矩也不成方圆。陆二禄严厉

地说，以后家里的事，你们女人少掺和，你们掺和，我就不管了，你们管去。

母亲哭得更凶。很显然，母亲的哭，是逼陆二禄把老三救出来。

陆二禄再看看大家，大家都把目光投在他的身上，都像期待着他拿出什么好主意。陆二禄再一次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。在他看来，这个沉重的担子好像从十几年前，就不知不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，而他，也一直将这个担子默默地挑在肩上。虽然那时他只是县办磷肥厂的合同工人，但能被招为工人，也是全村人羡慕的事情，他自然也成了全家人的主心骨，不仅家里的日常开销要靠他，内政外交，也要靠他来定夺。正是这个压力，压得他不停地努力。磷肥厂倒闭下马后，他便四处另谋生路。于是他跟了人南下广州，将各种时髦衣服背来贩卖。很快就积累了一笔钱，也把老大老三老四拉出了农村。等到满大街都是衣服摊的时候，他已有资本转贩电子产品，从广州把香港、日本产的收录机、电子表贩到内地。这么些年打拼下来，他虽排行老二，母亲也在，但他却无形中成了这个家的家长。

还得将家长这个担子挑好。

陆二禄长叹口气。救老三出来不现实，至少可以让老三少受点罪。彩玉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林冲使了银子，免去了杀威棒。咱也只能再使银子了。

只能再求赵得厚了。打通赵得厚办公室的电话，陆二禄说，赵哥，还得麻烦你，麻烦你打听一下我家老三关在哪里，你有没有认识的看守，咱想办法打点打点，让老三少受点罪。

赵得厚说，不用问，就关在看守所，所有抓来的人都先关在那里。

陆二禄再次求他给找个熟人时，赵得厚开始哼哈犹豫。陆二禄再次许诺不会亏待，赵得厚才说看守所的所长是他的战友，让陆二禄去找找看。并且说，别的要求可能办不到，但让照顾照顾，吃个饱饭甚至关个单间，可能问题不大。

陆二禄要让赵得厚带他一起去。赵得厚说，不用，我们一起当兵一起转业，战友情深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只要你不提过分的要求，有我的面子，他能办到的，他绝对不会推辞。

陆二禄清楚，赵得厚能给办的，也许只有这些了。同时他也明白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肯定还得求许多人，请许多神，要花的钱可能还很多。陆二禄决定再带点钱去，见菩萨就拜，见神就请吧。

出门时，陆二禄才感到肚子饿了，想想，从上午到现在还没吃一口饭。想吃点再走，又没心思，感觉也咽不下。老三被抓，还不知吃没吃饭，也说不定受了大罪，自己还吃什么饭。陆二禄叹口气，沮丧着脸出了门。

看守所所长不在，谁都说不清去了哪里。事情不能再拖。陆二禄准备碰碰运气，找找副所长，能打听到点消息也好。

副所长是个中年人，正在打电话谈一件事情。放了电话，打量陆二禄一眼，

问有什么事。陆二禄急忙递上中华烟，然后再将一整盒都放下，说，我是王所长的朋友，王所长不在，我想找你说件事。

陆二禄恭敬地递上名片。副所长看一眼，脸上有了喜色，说，你就是陆二禄？听说你闹腾得不错，都成百万富翁了。

也只能打肿脸充胖子了，不过确实有人叫他陆百万了。如果把所有的家产加起来，也离百万差不多了。陆二禄笑笑，谦虚了说刚刚小康。副所长看看手里的香烟，再闻闻，说，还是你们当老板好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这一支烟，就差不多顶我一天的工资了。

副所长很热情地让陆二禄坐下，又给陆二禄倒水。陆二禄真有点受宠若惊。看来有钱确实是件好事情，钱多了，任是谁也不敢小看你，更不敢小看钱。陆二禄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，不知不觉将腿也跷了起来。副所长问他有什么事。陆二禄说，我的弟弟可能被弄到你们所里了，所以我来找找你。

副所长一下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以为他弟弟调来看看守所工作。调进人这么大的事，应该让他这个副所长知道，可谁都没和他通过气。副所长心里不高兴，脸上还是带了笑说，放着老板不当，送他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受穷不说，还得天天上班，像个机器。

陆二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好大睁了眼看着副所长发愣。副所长也被陆二禄看糊涂了。感觉有可能是被抓进来了，当然也不排除派来当什么领导。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有钱人往往有通天的本事。副所长谨慎地问他弟弟原来在哪个单位。陆二禄似乎明白了一点，他说，他一直跟我跑生意，最近弄了点羊毛，鬼迷心窍跟人学了往毛里掺沙子，结果让你们抓住了，听说送到了你们这里看管，我想请你帮点忙。

副所长一下笑了。笑过又笑了。刚才是送来一个掺沙子的毛贩子，大概还没办完手续，毛贩子好像就叫陆三寿。副所长故意严肃了脸说，所有抓来的人一般都要先关在我们这里，过后我给你查查。你说吧，想让我给你帮什么忙。

看来副所长是个痛快人，感觉也是个爱钱的人。陆二禄也不想拐弯抹角，他说了能不能照顾一下，能不能关个单间什么的。

副所长又笑，陆二禄虽然猜不透他笑什么，但感觉笑比怒好。他正想要不要把钱掏出来时，副所长却一口答应，还打保票说没一点问题。

陆二禄一下有点不敢相信，也有点怀疑是否故意反话正说。看副所长的面色，又好像是真的。陆二禄试探着进一步提出要见见老三。副所长说，这绝对不行，这里有严格的规定，在没有结案前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接见。

看来不是正话反说或者故意应付，副所长是个认真的爽快人。老三能不受罪就不错了，其余的事，以后慢慢再说。来时把五千块钱分装成了五个信封。陆二